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蜉蝣建筑 / 登琨艳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7

ISBN 7-5617-4816-7

I. 蜉... II. 登... III. 建筑设计—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8814 号

蜉蝣建筑

登琨艳 著

总 策 划	王仁定
项目编辑	陈锦文
文字编辑	叶宪允
执行编辑	霍 覃 高 飞
装帧设计	熊 俊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门市地址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 //	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印 刷	凯基印刷 (上海)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x1092mm 16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617-4816-7/I · 349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登
琨
艳
的
心
眼

登
琨
艳
的
心
眼

蜉蝣

Mayfly
Architecture

建筑

【一代建筑奇才的空间美学游戏】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登
琨
艳
的
心
眼

蜉
蝣

Mayfly
Architecture

建
筑

【一代建筑奇才的空间美学游戏】

登琨艳 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由大雅文化全程策划，其中篇章架构的设计、穿针引线的编者手记、部分的图片以及说明文字，由大雅文化编撰和提供。

特此说明。

婚礼、葬礼、寿宴、文人雅聚……

这些民俗的场景，

因一个人对美感的极致追求，

而得以最炫目的姿态示人。

如果说登琨艳从这些礼仪与民俗的空间布置

汲取了创作的灵感，

那何尝又不能说，

这些短暂而华美的蜉蝣建筑，

借由这么一个人、这么一双手，

从千年历史中片刻绽放。

自序

也许是因为个人心性缘由，不愿意着于这一外在虚相，加上恩师再三叮咛告诫年纪尚轻，不要急于发表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一直以来都婉拒两岸出版社的盛情，不愿意出所谓的个人全集或传记。

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资料一天一天的因为不知名的原因渐渐丢失，又担心自己年岁将老，记忆力总有衰退时候，加上上海经营出版的朋友仁定兄再三的劝说，要我就当作是阶段性个人资料整理，以及取得华东师范大学的出版认可，才心不甘情不愿的点头，还因此被师父训了一顿，说我正事不做就好这些，实在有点冤。是啊，我不答应，出版社能奈我何，我不坚持啊！而对于那些常来向我要资料的人，真是抱歉，以后他们只好自己出钱买这些书了。

说来惭愧，除了交出资料，接受编辑采访之外，个人并没有实际参与其事，所有初稿平面设计到我手上已经是送印刷厂的前三天了，我这个被认为从来挑剔的人已经失去插手自己出版的权利与机会，又无奈地要在一天交出这篇自序，这实在也就是我坚持不愿意出版这些被恩师汉宝德先生认为不会是我最好的成就的乱七八糟的个人成长资料的原因，免得将来自己后悔，现在我是已经在后悔了。

而心理上，我却又很感激仁定兄的关心与努力，这实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是个被别人认为什么都参与的多面向工作者，所以大半生走来才留下这些堆积如山的资料。也许自己自信将来一生了结时候当有小成，所以也才尽力保留这些资料，多亏劳心的仁定和他的工作团队里的高飞与霍覃，以及我没见过的年轻朋友了，感谢！当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接受，我也必须佩服与感激他们的胆识。

如果真的认真读过这些资料里的文字，一定会发现这些结果论的显像

其实都是被因缘的外人邀请或委托的工作，设计的专业工作、文字写作，出现在这些资料集子上的都有个外人，自己只是不自生的共生参与者，自己清楚自己在哪里，而因缘而来的他生外人却又说是因我而起，而读者似乎也被这些虚幻外相误导了，而我却没有说清楚的机会，也许人生就是如此吧，否则怎么会有人生难得一知己的说法呢。只是我向来好命，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会有除了我师父之外的中国人理解我的，就像那些把我赞美得我都觉得惭愧的外国人一样，那么我要对我师父交差的建筑一相就有机会出现了。

而其实在我个人的标准里，我一生的建筑相早已出现了，只是别人读不懂而已，否则我哪里招来的那么多外在虚名？所以我自己连这一相也不想着了，由你们去说吧，笑骂由人，反正我依然是我思、我说、我做、故我在，犹如在无人之境。

出了这些个人资料集子，我真想说清楚的是外人都以为我做的事都很热闹，让人眼花缭乱，以为我是个哪边凉快哪边去的人，而其实我自己自认为自己是个安静如清水的人，只是别人看不见而已，难道我必须剃光头吃素？！

离开名利缠身的台北，迁居上海，忽乎已越十六载，辛勤工作，劳碌异常，无奈屡招国人嫌弃，又自忖一事无成，如今发已秃，齿也摇，身体垂垂老去，慨叹无颜返乡，夜半梦醒也会泪水盈眶呢。惭愧啊！惭愧。

用心不足的登琨艳

2006/7/15

引言·结庐在人境

蜉蝣，是传说中一种朝生暮死的小虫。古人常常用它来比喻人生的短暂易逝。而以蜉蝣喻建筑，指的自然是那些昙花一现的临时搭设。虽然国人一向喜好高宅大院，但是那些或简单或华丽，或微贱或隆重的蜉蝣建筑，却一刻也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过。

陶渊明诗曰：“结庐在人境”。所谓的庐，就是比较简单的木造房舍。先民从树上下来之后，并没有立即拥有稳定安全的固定住宅。有些寄居于岩穴，有的则像鸟儿一样搭起了简单的棚屋。“棚架”、“茅棚”、“窝棚”等等简单的临时住宅的影象，在各个民族的记忆里都有清晰的痕迹，即使是在号称发达的当代，从蒙古到中东，游牧民族依然带着马羊，住在被称为“穹庐”的帐篷里放声歌唱。

蜉蝣建筑与日常生活如此息息相关，追寻它们的踪迹，又恰似对中华风情一场匆匆的掠影。

——编者手记

建筑的投资金额一般都不小，且设计建造耗时太长，再加上占据空间一般都很大，所以几乎盖了就盖了，成了一件永久工程。一般来说，业主和建筑师都极为严肃，也因此，建筑就相对没有其他艺术创作来得自由与随意，这也是所有具有创作梦想的建筑师都有的遗憾和苦恼；所以，也几乎听不到看不到所谓“实验性的建筑”。

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些例外的。

我个人因为出身背景特异，又因为有机缘的关系，承蒙很多长辈与朋友抬爱，让我在不太有建筑设计工作机会的建筑师精壮年岁，得以玩耍一些礼仪生活美学的空间游戏；玩着玩着，却也意外地累积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不好说它们是作品，却因为这些都算是比较慎重讲究的礼仪空间，且充满了实验性，充满了不定位性，因此让很多朋友对我充满了好奇与传说。只是我老觉得这些游戏之作，相对于我个人真正的本事来说，还算不上什么设计。

自己为这本集子取了个书名叫“蜉蝣建筑”，之所以用这一词，实在是因为也没有更贴切的字眼，可以描述和解释这些被认为无法分类归位的造型环境艺术品种；另一方面，实在是因为不甘心被他人框定在室内设计的圈子里，所以才一定要加上“建筑”两字，希望不要因此得罪建筑界或从事室内设计的人士。

这些小小的礼仪空间的布置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顶多是一两天，有的还仅仅只有两个小时，有时候连摄影师都来不及拍照留下记录，就被迫给拆了。如果不是生命如蜉蝣，又该怎样描述它呢。所以，咬文嚼字的结果，我决定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蜉蝣建筑”。

目 录

自 序

引 言 结庐在人境

掀起新娘的红面纱 12

虚拟幻现的梦境花园婚礼 18

素雅庄严的告别 28

亚太广告开幕酒会 38

上海房产展的空间游戏 46

台北慈善音乐会 54

上海时尚都市进行式 62

花月亮的中秋 78

时报千禧文人春叙图 88

这般良禽择木而居的酒会 98

昨夜云门竹梦上海夜宴图 112

汤氏祖孙合庆百岁生日筵席 122

泥菩萨当然可以过江 134

上海三月满天桃花爱女生 148

附：登珉艳年表 159

掀起新娘的红面纱

年份：2001 地点：台北

婚礼用的喜棚，雅称青庐，是专门搭给喜事用的蜉蝣建筑。

隋唐以前，上至战国时代就有记载，新婚夫妇的交拜礼都在布幔搭成的青庐中进行。古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

到了近代，搭喜棚的婚俗主要流行在北方。娶妻人家按照办喜事的规模及自家宅院的格局，请专业棚行采用竹木、芦席、彩布、麻绳等材料搭建成临时性的厅堂，远远望去，屋脊挂檐，画栋明柱，一应俱全。棚上的栏杆儿、天井子、角云儿、窗户，棚里的挂屏儿等类，全是油漆彩画，非常鲜明；其余如棚里的花墙子、棚柱子，都是讲究的地方。

喜棚必须在迎娶前夜搭好，主要供置酒设饌招待亲友用，故又叫“酒棚”。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卷载：“北朝婚礼，青（黑）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这种在青庐中成婚的习俗，一直沿续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就多处提到。

到了现代，虽说再难找到足够大的地方搭设青庐，不过也无妨，大饭店里一样可以玩出古雅的花样。





红新娘，红新娘，新娘红红是新人结婚典礼闪入我眼帘脑门的初始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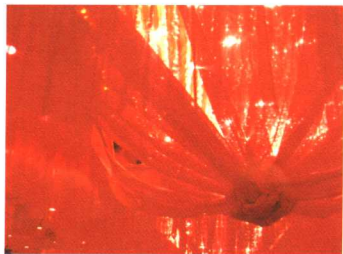
“国际牌”电器洪家要娶媳妇，找我回台北帮忙设计打造婚礼，因为我的工作基地已经迁到上海，所以这几年来对台北的工作邀约我不得不有所选择取舍。洪家对台湾的家电与电子科技发展有着无可估量的贡献，创办人洪建全的文教基金会又对台湾的文学艺术界出钱出力良多，是我非常尊敬的殷实大企业，加上又是洪家大房好友简静惠女士出面要我帮忙。虽然上海的工作忙碌异常，而且相对于建筑或室内设计工作来说，婚礼设计对我实在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工作，但这却是洪家的大事，我应该也可以有本事把婚礼玩成大事，我衡量的结果，

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婚礼宴请会场选在台北来来大饭店地下二楼可以容纳百桌的大宴会厅。这是我一直认为台北最不好再设计处理的喜庆会场，都已经快二十年的老装潢了，对于我这建筑人来说，很没有新鲜感，空间本身也不好，一开始我打心里就排斥，我怕我做不好，对不起主人的盛情与期待，又砸了我自己建立不易的招牌。但是事实上，台北也没有其他可以容纳百桌而又像样的宴会厅，没有办法，答应都答应了，不行也得行。

一开始我一直很头大，这怎么搞法。婚礼会场一般可以进场作业的工作时间就只有几个小时，那么难看难处理的空间，我哪有什么本事。几次勘查会场，我心里有点着急，除非变魔术，把这难看的空间给变不见，否则我是不会处理这老八股空间的，何况主人老远从上海把我找回去，一定有很高的期许和等待，如果我没做出让他们出乎意外的意外，也对不起人家的赏识。唉呀！没错，变魔术，就是变魔术，把我最引为意的“来来”难看的宴会厅变不见，那不就可以让我为所欲为了吗？太好了，我决定以我一直以来的逆向思考办法，把最不可为的缺点当作最好的条件，既然难看就把它变不见，不给大家看，当作没有不就得了，很简单。这一决定让我豁然开朗，又很兴奋。

只是想想容易，实行恐怕是很难的，尤其现场布置装置的工作时间又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对于材料的选择与作业的方式都是有很高难度的，当然我算是很有经验的设计师，也是很会执行的工作者，我做任何一件细节的决定都必须考虑是我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执行操作的才行。困难的是我们都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我是胆战心惊地一直在伤脑筋，况且我更怕主人有意见，弄乱了我想象的整体。多年来，我在台北工作就一直怕业主有过多的意见，可是这次洪家主人和新人也让我意外，从头到尾对我的提议都没意见的接受，当然是不是因为我的盛名，又老远从上海回台北帮忙，他们才不好意思有意见，也是我心里头打鼓的。所以几次讨论过程中我一再表示有任何意见事前尽管说没关系，这是他们的婚礼，他们应该要有想象有意见，否则到时候呈现的不是他们期望的景象就麻烦了，主人越没意见我其实是越害怕的。



红新娘，洪家娶新娘，新娘盖头红面纱，红色红喜气红喜事，红红红，洪洪洪，洪家娶媳妇，要洪红红，就这样我决定了“红红红”的主调，红色的背景，一路红到底，拿红布把我最在意的那些不太怎么美丽的大水晶灯全部包裹起来，下摆打个象征永结同心的大红结，

